

永远的 秋白

阎欣宁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永

远

的

秋

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秋白/阎欣宁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6

ISBN 7-80640-671-9

I. 永… II. 阎…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778 号

永远的秋白

作者:阎欣宁

责任编辑:林正让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厂

邮编:350011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9.6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671-9/I·411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全信用中文写成，笔画遒劲，行文流畅，不像是位女士写的，尤其不像身在美国的华裔女士写的。不过，繁体字看上去挺累。我虽然年轻，但还认得繁体字，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并没有专门去学过繁体字。我想，这是祖先留下来的原因吧。就像看到长马褂，知道那也是件衣裳似的，但我决不会穿它。

信。

史海先生台鉴：

近日在大学图书馆中的一份华文杂志上，看到先生的一篇有关中共早期首脑瞿秋白的文章，从而得知，史先生为“瞿秋白研究会”的负责人，并在图书馆微机资料中查询到史先生的通信地址，不胜荣幸之至。

家父陈寒路尚在幼年时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在一所苏格兰后裔创办的宗教学校学习宗教音乐，后在该校任音乐教师。民国二十七年，家父曾接到国内学兄林水南先生的信，林先生并在信中寄去中共首脑瞿秋白先生在国民政府狱中写下的部分诗稿和书信。家父生前很少对我谈起过那些诗稿和信，但据我所知，早在五六十年代，他老人家就曾亲自整理过

手头的瞿先生遗作，并委托出版商出版过华文书籍。但不知何故，家父生前对此不事声张，就连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对此事一无所知。1976年，家父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交代后事时才将此事托付于我，嘱我在合适的时候，一定要将保存下来的有关瞿秋白先生的史料交给国内合适的人。史海先生，拜读过您的大作后，我认为您就是家父等待的那一位合适的人选。至于合适的时间，我认为早已到了。家父为此等了40年。而据我所知，瞿秋白先生一生也不过仅仅活了短暂的36年。我们不是都等待得太久了吗？难道那些对中共历史研究堪称弥足珍贵的史料，还要由第三代人交回它们该交回的地方吗？殷殷期盼回复。

顺颂

撰祺！

陈珊

2000. 9. 22.

陈珊女士很有意思，她在信中还附了一张她本人的英文名片。我连蒙带猜，外加借助“快译通”，据此判断出她是一家英文小报的主笔，或者是一家小型出版社的主编。有意思，她倒是和瞿秋白同行。不过谁知道呢，也许那是她若干年前剩下的旧名片，不变的仅仅是她在加利福尼亚家中的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还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地址。

对我来说，这已足够了。

放下来信，我异常兴奋。

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包括陈珊的联系地址，尤其现存于她手中的瞿秋白诗稿等等等等——天知道，那对于瞿秋

白生平传记，尤其是他被捕后关押在福建长汀狱中那短短的一个把月的研究，真是石破天惊的消息啊！林水南，不错，陈珊的信中居然提到了林水南，这使我相信，这一切完全有可能是真实的。林水南曾在国民党军36师担任过军医官。1935年，瞿秋白被捕后关押在福建长汀城内36师师部，身为军医官的林水南曾经利用为瞿秋白诊治疾病的机会接触过他，两人一度谈得颇为投机，成为要好的朋友，还彼此相互赠送过小礼品。解放后，在研究瞿秋白牺牲前后的若干史料中，多次出现过“林水南”的名字，包括原国民党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他。因为研究瞿秋白之故，我也曾去找过远居海南的林水南先生。只是，林先生从未对我提起过陈寒路这个人，更未提起过他曾在30年代，把从狱中挟带出来的瞿秋白诗稿寄往美国，交给这个陈寒路保管。

倘若真有此人此事，林水南应该不会忘记的。

我立刻挂电话到海南琼海林水南的家中。不巧的是，林水南不在家，接电话的是他家那个叫阿霞的小保姆，她说，林老先生去黄山旅游了，黄山下来还要去泰山还是华山，半个月后才能回海南。

我悻悻地放下电话，忽然灵机一动，翻箱倒柜地查找有关瞿秋白的资料。我在党史办工作，又挂着“瞿秋白研究会”的副会长，除了散失海外的相关资料，我这什么都不缺。

从40年代起，有关瞿秋白被捕入狱直至被杀害的华文文章就陆续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发表，其中既有国民党“黑记”、黑笔的诋毁文字，也有同情共产党人的进步人士所作的真实记载。可以想象，1935年，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英勇就义，多么令人吃惊！奇怪的是，我翻遍了所有的资料，

无论撰文者还是编辑者中，都没有出现陈寒路更没有陈珊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依照简单的判断，这么些年来，远居美国的陈氏父女不会守着宝贵的资料无所作为的，我相信陈珊女士信中所说，陈寒路先生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整理出版过华文书籍，可我手头的资料中，怎么就没有“陈寒路”这个名字呢？再说陈珊吧，无论她是小报主笔还是出版社主编，难道她不会想到将父亲手头的瞿秋白诗稿、文章整理出版吗？这是个多好的选题啊，一个聪明的主笔或主编，是断不会轻易放过这座蕴含量丰厚的富矿。

谁知道呢，也许陈寒路或陈珊用过的都是笔名。我写文章不也使用“史海”这个笔名吗，取意为史海无边。的确，历史有如长空大海，而我们这一代小辈，连一叶扁舟都算不上，不过一漂流瓶罢了。去年乔迁新居，我去派出所迁户口，填表时我把“曾用名”划掉，换成“笔名”，引得那个长得特像赵微的女户籍警大为光火，她瞪着一双咋看咋像“甲亢”肿大的眼泡朝我嚷道，你有病啊？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有点文化？还笔名哪，不就是个化名嘛。我耐心地解释说，警察小姐，笔名和化名可不是一回事。假赵微“甲亢”的眼泡更大了。有什么不一样的？还不都是曾用名？得得得，我只好自认晦气，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遇到个警察也够你忙活一气的。

我很不愿意翻动那些尘封的资料，稍一动它们，那股难闻的、陈腐的霉味就在办公室中弥漫开，空气中遍布着浮游生物般的微生物，它们无所不在，钻进你的鼻孔、皮肤直到血管和心脏，即便打开窗户甚至电风扇也无济于事。当你天天钻到故纸堆中想要弄清楚历史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很容易犯糊涂：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干我们这一行的，也许穷其一生，临

退休的时候,才能悟出,历史无形大于有形。

故而,历史留下点气味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洗了手,到室外花香四溢的桂花树下,吸了一支烟,才重新回到办公室。

腹稿已成,我很快向加利福尼亚的陈珊女士发了个E-mail。我在电子邮件中向她表示了由衷感谢,并称瞿秋白的手稿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弥足珍贵,因此请她务必不要通过邮局邮寄,也不要委托不可靠的人捎带。最好委托中国驻美大使馆,或者日后利用她回国的机会亲自将手稿带回来,这样最为稳妥。否则万一遗失,不仅是史料研究的巨大损失,也会令已故的陈寒路老先生寒心不已。我把话说得很白,尽管客气,还是表达清楚了。当然,我还没愚蠢到去问陈珊,那些诗稿、文章是否已在美国用中文发表过。日后见到陈珊或者见到瞿秋白的手稿,会一清二楚的。

我不知道陈珊在父亲陈寒路谢世后,是否还和林水南保持联系。出于种种考虑,我多了个心眼,没有将我认识林水南的事和盘托出,当然也没告诉她林水南在海南琼海定居的消息及通信处。

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剩下来的就是等待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令人喜出望外。

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想请远在美利坚合众国的陈珊女士和她九泉之下的父亲原谅——我们研究历史的,最看重也最头痛的,就是辨别真伪!是真是假的问题,伴随着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句话,时时困扰着史学家们,也许这正是研究历史的乐趣所在。搞史学工作要都像菜园子里数大白菜一般简单,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假如陈珊

手头真的存有瞿秋白当年在长汀狱中写下的手稿，那可真是太好了！我们收集到了散见于海内外各种版本的瞿秋白当年在长汀狱中写下的诗文，但都没见到手稿。就连中央档案馆对此也一无所知。研究历史往往作用于印证，印证某种揣测或结论，还有什么能比实物更具说服力呢？

瞿秋白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比较独特，他担负党内最高职务的时间很短，但却受命于中共遭受第一次重大挫折的危难之际。在那个历史性的紧要关头，作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样年轻的瞿秋白——他那时年仅28岁——为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由于种种局限，瞿秋白和同时代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一样犯过错误，加上王明等人的排挤迫害，使得他在30年代初退出了中共核心领导圈子，几乎专心致志地从事他所擅长的文学工作。直到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长征后，在转移过程中他不幸被捕，并牺牲于福建长汀。老实说，我对研究瞿秋白的兴趣，更多的源于他那文人式的性格。历史人物犹如艺术作品中的主角、配角，除了留下鲜明的性格之外，他们还能留下什么呢？所谓丰功伟绩，我以为都应结算到群体的账簿上，个人硬要伸手抓一把，总像是从大面包上伸手揪下点碎屑。瞿秋白是直接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之一。以他和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相比，我觉得瞿秋白无论思想境界还是个人品质愈发难能可贵。陈独秀挺了不起，他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判刑入狱，直到抗战时才获释。他不仅和托派组织脱离了关系，还拒绝了张国焘企图拉拢他另立“共产党”的阴谋，平静地客死他乡。王明后来躲在莫斯科，张国焘躲在加拿大，都由中共的领袖堕落为中共不共戴天的敌人。此外，党的历史

上还有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此君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即叛变乞怜，试图保全生命，但还是在第三天就被反动派处决了，简直不值得一提。而瞿秋白则不同了，他是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为了自己诚信的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瞿秋白的人品和他的才华一样出众，他虽然没有文武双全，但德才兼备，这是热衷于“党内斗争”的上述几位和个把庸才所不具备的。历史上那些大奸大雄留下来的是一曲曲戏文，而在丰功伟绩的光环下，常常折射出领袖们的人品，这也就是个人魅力了。庆幸的是，领袖们的个人魅力反过来又常常能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我曾反复研读过瞿秋白在长汀狱中留下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多余的话》，这是篇为瞿秋白惹下不少麻烦的绝笔。直到“文革”时期，瞿秋白被诬蔑为“叛徒”，其“罪证”正是这篇《多余的话》。其实，假如你真了解瞿秋白在中共党内由盛而衰的经历，尤其体验到那个独特的环境，你再品味《多余的话》，顿时会有一种“大梦谁先知”的感觉。

好了，等待吧。

其实，历史就是一种等待。

等待的历史中，我重新看到了历史。

第二章

冬天昼短，才刚刚6点，太阳已经滑落到白衣洋岭逶迤的山峰后面去了。正月十五才过去4天，小金村里已经毫无过年的欢庆气氛了。暮霭四合，村子里静悄悄的，鸡婆早早地进了窝，就连狗都懒得沿街窜来窜去。只有村里不知谁家的水牛在一声声低唤，声音沉闷悠长。

四个月前，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连连失利，于都、兴国、瑞金和长汀相继失守，不得不撤出江西苏区。党中央走了，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走了，中央红军的主力走了，就连许多党政领导人的家属都随主力部队参加“突围”，西行远去。蒋介石除调动中央军和两广军队追击、堵截红军外，还委派顾祝同、蒋鼎文为总司令，率领十万大军，分成东、南两路猛扑赣南、闽西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位于长汀县四都乡的小金村，这个年过得人心惶惶，索然无味。

半年前，长汀城失陷后从城中撤出来的福建省委机关，暂住在小金村。

天色尚未黑尽，30多名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的青年人走进了村内一座祠堂。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祠堂内四方的天井屋檐下垂挂着稀疏的水帘，天井的石板亮晶晶的，像抹了一层茶油。祠堂很大，骤然挤进这么多人，还是显得有几分阔

绰。特务大队队员颜四牯摘掉斗笠甩甩水，他原想脱掉湿漉漉的沉重蓑衣，再摘下蒙在蓑衣内的79式步枪，忽然觉察到祠堂内的气氛不大对。他抬头看看已经在条桌周围坐下去的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老实地把已经解开的蓑衣绳襻又系好了。祠堂内还没点灯，天色昏暗，那几个陌生人的模样有些模糊。但福建省工农政府保卫局廖局长的身影，颜四牯再熟悉不过了。

“同志们，你们的任务很简单，也不简单，照顾护送中央来的同志到永定去，把他们纤毫无损地交给张鼎丞同志，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

廖局长的话语仍如以往一样简练。他话音刚落，颜四牯等30多名特务大队队员的好奇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中央来的同志”身上。

他们共有四个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位老先生，留一捧花白胡子，年约花甲，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另一个戴眼镜的瘦弱男人约摸30岁，穿件黑黑的皮袄，就更像教书先生了；第三个男人矮矮瘦瘦，斯文得很，年龄也在30岁上下，还是像个教书先生。另外那个婆娘看不清眉目，她大概有些冷，缩头缩脑地勾着腰，看上去就像正在为下顿饭的柴米发愁，打不起精神，不过，她那已经凸现的肚子令特务队员们暗暗吃惊，也暗暗发愁。此去上杭、永定，山高水险，餐风露宿，敌情重重，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够呛，更何况已有几个月身孕的大肚子婆娘。颜四牯等人的目光仅仅在“中央同志”的身上快速睃了一遍，又迅速移到一位头戴八角帽、穿红军制服的干部模样的军人身上了。教书先生们和那婆娘是谁，颜四牯并不在意，反正是“中央的同志”，无论是谁都需要保卫局特务大队队员用生命护送。

长汀紧邻红都瑞金，是通往闽西苏区的要道，护送来往人员对省政府保卫局的人来说是家常便饭。

廖局长介绍说，穿制服的军人叫“丁头牌”，是中央保卫局的。“形势很紧张，你们到了永定暂时不必返回长汀，跟着丁队长就留在张鼎丞同志那儿工作好了。”廖局长想了想，厉声命令道：“你们所有人一路上都要服从丁队长的命令，谁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颜四牯心头一沉，他分明感受到身上沉甸甸的重量。除了肩头那支 79 式步枪，他和其他保卫队员一样，腰上还藏着一把民国二十一年式 7.63mm 自动手枪，这种枪是刚缴获老蒋最新仿制的德国毛瑟式，到中国人这就换了个名，叫“驳壳枪”。除长短两件家伙外，保卫队员每人临时还配发了足够的子弹。身上的重量，压得心头也就微微打颤了。

颜四牯知道这次护送任务非比寻常。中央来的同志假使真是“教书先生”，教的也非《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的发蒙读物，他们教的，肯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这一部极大的天书！

雨，时断时续下着，没有停歇的意思。“夜雨拦脚，不滑也倒”。走惯山路的客家汉子都晓得这句老话，因此，每当行进队伍中有人“扑通”一声跌倒，并没人嬉笑。就是想笑，他们也没有笑出声音的胆量，甚至没有笑出来的力气。

太累了！小小的队伍 22 日连夜从小金村出发后，昼伏夜行，这已经是第二天夜里的连续行军了。走山路、夜路对特务大队队员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可对那些老弱病妇的“中央同志”来说，无疑等于脱胎换骨的一次蜕变。先说那位花白头子的老头，他的年纪足以做大多数特务队员的祖父。60 岁的

年纪，要跟着年轻后生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快速行走在泥泞不堪的山道上，真难为他老人家了。还有戴眼镜、穿皮袄的那个，身子更弱了，他一路“咯咯”地咳嗽不止，急得队长丁头牌直跳脚。

丁头牌说：“我的天爷老祖宗啊，你这不是带的一台发报机嘛。我们黑夜不点火，白昼不冒烟，就是怕暴露目标啊。你老先生这么一咳嗽，不是向白狗子发报嘛。”

听了丁头牌的抱怨，穿皮夹袄的还没什么，另一位矮个子的“中央同志”不高兴了，他严肃地说：“丁队长，你说话客气点！红军主力走后，我们在敌人绥靖区内艰苦啊，吃不上油盐，连茅棚都住不上，长期躲在山洞里。这位领导同志的肺病病情加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白胡子老头也帮腔道：“是啊，我们要是年轻力壮，不跟着主力向西突围，也会留在江西打游击，何必往福建走呢。”

丁头牌不敢再说什么，赔笑道：“各位领导，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怕暴露目标，连累了大家。据福建省军区的情报，国民党宋希濂的36师似乎嗅出了什么味道，附近的村庄里已经发现了他们的零星小部队。我这护送队长责任重大，出了问题要杀头的！”

穿皮夹袄的忍了又忍，憋红了一张脸，说：“丁队长和同志们放心，真有情况，我就是活活憋死，也不会连累大家的。”

“不存在谁连累谁的问题，都是红军，都是革命同志。”丁头牌小声说，避免更多的人听到，“中央军区和中央分局虽然迫于形势紧张撤销了，部队化整为零，可陈毅、项英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明确的，我必须把各位首长安全地护送到永定，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嗯，丁队长，你这样认识就对喽。”白胡子老头满意地说。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走得很慢，身边一名战士不时伸手扶他一把，都被他推开了。看得出来，老人性格倔犟。

“各位首长尽管放心，我老丁参加红军这么多年，也算老革命了，要没点三拳两脚的本事，也不会在中央保卫局混饭吃，首长也不会把这么繁重的任务交给我。在瑞金九堡村，临出发前，中央分局的梁柏台副主任还专门找我谈过话，老梁说，他是左挑右拣，才选中了我老丁……”

深夜雨中行军又饥又冷又困，丁头牌的口气很大、吹吹乎乎，听后倒也能提神不打瞌睡，对提高士气很有几分帮助。可是，矮个子的“中央同志”不高兴了。

他训斥道：“丁队长，你这么大声说话就不怕暴露目标？少说两句吧。”

丁头牌只得悻悻地闭了嘴。他已经看出来了，“中央来的同志”当中，顶数这个青年男人习惯走夜路山路，一路上，他除了张罗照顾其他病弱的老同志，还对那个大肚子婆娘悉心呵护。颜四牯等特务大队队员也听出来了，他操一口浓重的客家口音，想必就是当地人，也是行军打仗走惯了山路的，才能这般健步如飞。

几个人说着话，队伍的脚步一点没停。

忽然，队伍后面传来女人吵吵嚷嚷的声音。丁头牌不快地皱皱眉头，低声骂道：“娘的，婆娘们的事儿就是多！”他返身向后走去。

果然，又是那个大肚子婆娘。这婆娘年纪不大，长得肥肥胖胖，她的身孕看得出几个月了，隆起的肚皮使她一举一动看上去有些笨拙。她缠过足，一双三寸金莲小脚，再走这样的崎

岖山路,更是难为她了。

“报告丁队长,她不肯走了,和我们吵架……”一名队员说。

“哪个不肯走?我烟瘾上来了,要吃口烟再走!”坐在路边石头上的大肚子婆娘的口气很硬,听上去也是颐指气使惯了。

“吃烟?吃不得呀,同志哥。”丁头牌叫苦不迭,“这里停下来非常危险,再说你吃烟火光暴露了目标怎么办?”

“丁队长,你吓唬谁呀,”大肚子婆娘嘻嘻笑起来,“这深山老林里,连个野猪牯子都没有,哪有人影?再说不能有火光,你们不是连马灯都点起来了?”

白胡子老头年纪大了,淋了雨又没休息好,一路上发起高烧,虚弱得走不动路。丁头牌无奈,只好令人点起一盏“美最时”牌马灯,灯捻儿拧到了最小,灯罩外还蒙上黑布,只有一个昏黄的光晕丢在脚下。没想到这点微不足道的照顾倒成了大肚子婆娘闹着要吃烟的口实。

大肚子婆娘不管不顾,从她贴身防雨的袋子中取出揉皱的纸烟,熟练地撞击火石打火吸起来。

丁头牌见了,只得传令休息。小小的队伍不敢散开,就近凑在一起,有人解下蓑衣垫着,一屁股坐在泥水地里。

一旦停下来,穿皮夹袄的咳嗽声更剧烈了。他一边咳嗽着,一边摘下眼镜,用皮袄的干里子擦着镜片。他小声问:“丁队长,这样的速度,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上杭、永定?”

丁头牌没好气道:“那谁知道!这个要吃烟,那个还要吃酒呢!什么时候走到什么时候算吧。”

矮个子的“中央同志”忽然说:“这里离汤屋还有多远?”

颜四牯回话说：“快了，已经进了琉璃乡的地界了。”

汤屋当时仍属江西会昌县的地界，是福建省委和省军区驻地，如今形势险恶，已在敌人重重围困之中。不过，到那后和军区接上头，就能轻松些。保卫局廖局长答应过丁头牌，到达省军区后，再加派一些保卫护送人员。仅仅这 30 多特务大队的人，丁头牌感到力量过于单薄，碰上敌人一个排，还能勉强打一下，遇上对方一个连的兵力就不好打了。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下，二三百里的路程，不打上几仗就能平安抵达，鬼才相信呢！

颜四牯躲到路边解手，恰好另一名特务大队队员也站在他身边撒尿。

颜四牯小声说：“那四川女人好厉害，丁队长都拿她没办法，肯定是哪位大首长的婆娘。”

旁边的伙计尿完了，抖一抖说：“不知道，反正不是我的。”